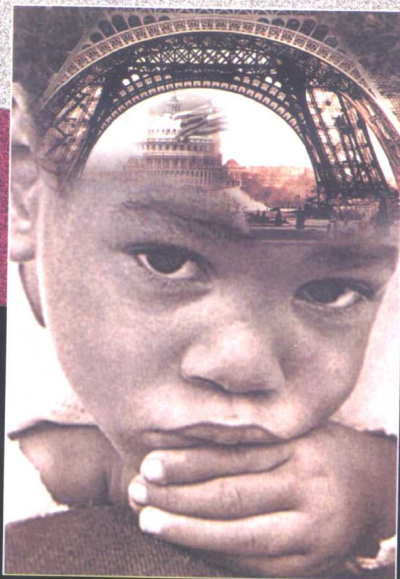


POISSON D'OR

法国最新获奖小说



LE CLEZIO

金 鱼

[法国]

勒·克雷齐奥

著

郭玉梅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 565.4
227-C2



LE CLEZIO
POISSON D'OR

法国最新获奖小说

金 鱼

[法国]

勒·克雷斯奥
著

郭玉梅 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鱼 / (法) 勒·克莱齐奥著; 郭玉梅译. - 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0

(法国获奖小说选)

ISBN 7-5306-3007-5

I. 金… II. ①克…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
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7049 号

Poisson d'or

JMGLE CLE'ZIO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97.

谨借本书出版之际, 真诚感谢法国外交部的资助
和法国张博刘出版有限公司为此做出的努力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f@publicl.tpt.tj.cn

www.publ.com.cn

电话: (022) 21321666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承德市第一胶印厂印刷

本 350 × 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

定价: 11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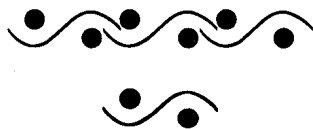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简 介

《金鱼》讲述的是一个叫莱拉的非洲少女所遭遇的辛酸与不幸的故事。莱拉六岁时被拐卖到摩洛哥，由于她不堪忍受女主人左娅对她的虐待而出逃，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她就像一条可爱的小金鱼一样渴望自由，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，然而无论是在摩洛哥，还是在法国，或是在美国，到处都是向她张开的美丽的网，使她饱尝了人间无数的辛酸，同时也使她看到了一些人的虚伪、好色与无耻。

本书系 1997 年法国十大畅销书之一。



哦，金鱼，可爱的小金鱼，
你一定要当心哦！
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
都是向你张开的美丽的网！



1

我是在六七岁上被人拐走的。由于那时候我还太小，加之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所以记不大清了。但它就像一场梦，一场遥远的噩梦，时常在夜里，有时甚至在白天向我袭来，令我不寒而栗。记得那是一条洒满阳光、空旷且满是尘土的大街，天空蓝蓝的，一只黑色的大鸟掠过天空，尖叫着。突然，几只男人的大手把我投进了一个袋子，我快要窒息了。是拉拉·阿玛买下了我。

就这样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出生时妈妈给我取过什么名字，父亲是谁，以及自己是在哪里出生的。我所知道的只有拉拉·阿玛告诉我的那些：我是在一个深夜来到她家的。为此，她唤我叫莱拉，即黑夜的意思。她说我来自南方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现在那个地方可能都不存在了。可是在我的记忆里，却只留下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街，黑色的大鸟，还有那个袋子。

后来，我的一只耳朵聋了。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玩耍时被一辆小汽车撞了，导致左耳出现了粉碎性骨折。

我害怕黑暗，害怕黑夜。记得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恐惧就像一条冰冷的蛇袭来，吓得我不敢喘息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跑到女主人的床上，紧紧贴着她的背，不敢睁眼，不敢想。我相信这时候拉拉·阿玛已经醒了，但她从来没有驱赶过我，就这点来说，她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的亲奶奶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害怕看到大街，不敢走出院子，不敢跨出那临街的蓝色的大门一步。如果有人要带我出门，我就会死死抓住墙壁，又哭又闹，或者躲藏在某件家具的后面。我时常犯可怕的头痛，强烈的阳光刺着我的眼睛，令我疼痛难忍。

我有时甚至于会害怕来自外面的声音，如人们穿过麦拉街的脚步声，或是隔壁某个男人的说话声。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聆听小鸟的鸣叫。春天的早晨，雨燕贴着屋檐唱着。这里没有乌鸦，只有雄鸽和白鸽，偶尔还有几只过路的鸮落在墙头上唱上两嗓子。

多少年里，我只有这个小院子，再就是拉拉·阿玛大声喊叫“莱拉”的声音。我说过，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字，现在我已经习惯女主人给我取的这个名字了，就像妈妈给取的一样。然而在我心里却一直想着总会有那么一天，有人会叫出我的真名，那时我会为之一惊，但我一定会听出来的。

拉拉·阿玛，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的真名。她本名叫阿兹玛，是西班牙犹太人。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大战的时候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离开麦拉。她凭借着结实的蓝色大门作保护，闭门不出，直到那天深夜我的到来改变了她的生活。

我管她叫“师傅”或“奶奶”。她喜欢让我叫她“师傅”，因为她教我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，还教我心算、几何以及宗教。她信奉的上帝没有名字，但我的上帝叫安拉。她常给我读圣经里的故事，教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如：在吃东西时要先吹一吹；面包要反面朝上放置；要用右手擦屁股；要讲实话，不撒谎；每天要从头洗到脚等等。

作为交换，我每天从早到晚要在院子里干活：扫院子、劈劈柴、洗衣服。我特别喜欢爬到屋顶上去晒衣服，从那里，我可以望见大街，看到邻居家的房顶，大街上的行人、汽车，甚至还可以欣赏到一段蓝蓝的河水。站在高处，声音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，我觉得有一种安全感。

每当我在房顶上呆的时间久了，拉拉·阿玛就会大声叫我。她整天都呆在有皮垫子的大房间里不出来。她拿书让我给她读，或是给我做听写，有时还要就学过的功课提问我，并且考试。要是我考得好，作为鼓励，她便允许我到大厅里坐到她的身旁，听她放唱片。那些歌手都是她喜欢的：乌·卡勒松、塞·达维、比巴·穆西卡，尤其是美丽的范华兹那低婉浑厚的歌喉，每当唱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拉拉·阿玛总会激动得流出泪来。

家里的这扇蓝色大门每天只需打开一次，来人叫左娅。她棕褐色皮肤，又干又瘦，没有孩子。她是拉拉·阿玛的儿媳。左娅每天来给她的婆婆做饭，但尤其是为了监视这个家。用拉拉·阿玛的话说，这个家在左娅的眼里只是一种财产，她总有一天会继承的。

拉拉·阿玛的儿子很少来。他叫阿培尔，高高的个子，

很壮实。他常穿一套灰色的制服。阿培尔很有钱，经营着一家工程公司，生意已扩展到法国和西班牙。但拉拉·阿玛说他的妻子强迫他和岳父母住在一起。他的岳父母是一对让人无法忍受的爱慕虚荣的老人。他们住在河对岸的新区。

我总是提防着阿培尔。每次他来时，我都躲藏到帷帐的后面，他觉得很好笑：“这个野孩子！”待我长大后，愈加害怕他，因为他盯着我看时的那种目光，就像盯一个属于他的什么东西一样贪婪可怕。我也害怕左娅，但那不一样。一次，我忘记了收走堆在院子里的垃圾，她把我拧得直冒血筋儿。“没爹没娘的可怜虫！连扫地都干不好！”这时，我喊道：“我不是孤儿，我有拉拉·阿玛奶奶。”于是她嘲笑我、骂我，但她不敢太过分。

拉拉·阿玛总是保护着我，但她毕竟年岁大了，时常感到疲倦。两条静脉曲张的腿肿胀着。看到她累了或是难受时，我便问她：“奶奶您病了么？”这时，她让我站到她的面前，用眼睛盯着我，嘴里不乏庄严地重复着一句她最喜欢的阿拉伯谚语：“只有病人才懂得健康的宝贵。”好像每一次她都在努力寻找最贴切的法语译文。

现在她不常让我学习了，也不再有心情给我做听写，而是长时间地坐在电视机前。有时，她让我把她的首饰盒和银制餐具拿给她。一次，她拿一对金耳环给我看，说：“莱拉，你瞧，等我不在了，这对耳环就给你。”

她把耳环给我戴上。耳环很旧了，形状酷似一弯倒置的细月。当阿玛叫我伊拉时，我忽然以为听到了我的真名

字，我想象着这对耳环就是我来麦拉时戴着的。

“你戴着很合适，能与撒巴国的巴尔琪王后媲美。”

我把耳环放回到她的手里，激动地攥着她的手，亲吻着。“谢谢奶奶，您对我太好了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还没死呢。”她轻轻地推开了我。

我没有见过拉拉·阿玛的丈夫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摆放在五斗橱上的座钟旁。他身着黑色的衣服，看上去很严厉。他是个律师，很有钱，但对他的妻子不忠实，死的时候只给他的妻子留下了这幢房子和一点点钱。我刚来的时候他还活着，但因我年纪太小不记得什么了。

我提防阿培尔是有理由的。

那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，这天，左娅破例带她的婆婆出去了，是去看病，或是去买东西。这时阿培尔来了，他先是在房间里找了我一阵，最后在小院深处的洗衣间里发现了我。

他又高又壮，身子恰好堵住了门口，使我无法逃脱。我吓坏了，动弹不得。他粗暴地向我逼过来，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。我把脸背过去不听。他身高体阔，秃头在阳光的照耀下愈发光亮。他跪在我的面前，双手在我的裙下摸着，从大腿摸到了阴部。他的手由于常和水泥打交道而粗硬，好像两只冰冷的小动物藏在我的裙内，吓得我心快要跳到嗓子眼儿来了。突然，过去的那一幕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：明亮的大街，那袋子，头上挨的打，以及那些使劲按着我的大手。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，好像是由于恐惧，我像小狗一样撒了尿。他抬起手躲开了，使我得以从他的身后逃

掉。我拼命地喊着跑过院子，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，因为这是家里唯一带锁的房间。我的心怦怦地跳，用这只好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地听着。

阿培尔追过来了，他敲着门，开始用手指轻轻地，后来用拳头使劲地砸：“莱拉！开门！你在干什么？给我开门！我不再对你做什么了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大概走了，我瘫软地坐在地上，背靠在阿培尔为他母亲砌的大理石浴盆上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但听不清内容。有人敲门了，是拉拉·阿玛。我开门时大概依然带着十分恐惧的样子，所以拉拉·阿玛把我搂在怀里：“怎么了，孩子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紧紧搂住拉拉·阿玛，从左娅身边走过，什么也没说。“她疯了！”左娅道。拉拉·阿玛不再问我什么了，但从那天起，有阿培尔在的时候，她再也不离开我了。

一天，我正在厨房忙着洗菜，准备给拉拉·阿玛做汤用。这时，房间里传来了很响的声音，像是什么很重的东西落到了地上，并把椅子弄翻了。我赶忙跑过来，原来是老太太摔倒在地上，整个身子横躺在那里。我以为她死了，正想跑开躲起来，这时听到了她的呻吟声。原来她只是昏过去了，头在从椅子上摔下来的时候碰在了椅子角上，太阳穴处流着血。

她浑身颤栗，两眼翻白。我不知该怎么办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凑过去用手摸摸，她的脸松弛而且冰凉，胸部起伏，费力地喘息着，气在呼出的时候还发出打鼾一样的声音。

“拉拉·阿玛！拉拉·阿玛！”我伏在她的耳边小声叫

着。她的眼皮微微地颤动，我相信她听得到我的喊声，只是说不出话来而已。“拉拉·阿玛，您千万不要死啊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左娅来了。由于我全神贯注地盯着拉拉·阿玛的喘息，没有听到她进来。“白痴，小妖精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

她使劲儿扯着我的裙子拽我，由于用力过猛，裙子都被撕破了。“还不快去找医生！你没看见我妈的情况很糟吗？”她这还是第一次称拉拉·阿玛为“妈”哩。看到我依然站在门口，便脱下鞋朝我掷过来，“快滚！你还等什么？”

我跨过院子，打开了那扇沉重的蓝色大门，向大街跑去，但又不知朝哪里跑。我这还是第一次出门，怎么晓得哪里去找医生呢？可是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拉拉·阿玛快要死了，若是我找不到医生给她治疗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我拼命地跑着，太阳毫不吝惜地晒着，炙烤着大地，小巷内空无一人。

我转过一条又一条街，来到了一条河边，远处还有海和船。这里的美丽驱散了我内心的恐惧。我站在一处墙荫下尽情地欣赏着，这正是我在拉拉·阿玛家房顶上看到的景色，不过在这里瞧却格外地宽阔。大街上车水马龙，此时正是孩子们去学校上下午课的时间。他们背着书包走在大街上，姑娘们身着蓝色短裙，白衬衣，男孩子们剃着平头，穿得略逊色些。

我觉得自己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。人们从我面前经过时，仿佛都在嘲笑我。细想想，我穿着一件法国式的裙子，袖子还是破的，再加上满头天生卷曲的长发，像来自另一

个星球的怪物。尤其我又站在墙根阴暗处，活脱一个妖魔鬼怪。

我随着学生们走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然后拐进了一条热闹的商业街。在一个用木板搭建的小摊店里，一位老人盘腿坐在一个矮架子上，身边摆满了拖鞋。老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铜锤子用很小的钉子钉鞋底。看到我在瞧他，便问：“你要买一双吗？”

他看到了我赤裸的双脚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你是哑巴？”

“我来给奶奶请医生。”

我终于说出来了。这句话我是用法语说的，看他的样子像是没懂，我又用阿拉伯语重复了一遍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摔倒了，快要死了。”

我为自己那么冷静而感到惊讶。

“这儿没有医生，但前边的客栈里住着亚米拉太太，她是个接生的大夫，也许她能帮你。”

我赶忙朝他指的方向跑去，身后的鞋匠朝我嚷着什么，我也没听见，弄得周围的人放声大笑。

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亚米拉太太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：一幢几乎坍塌了的旧楼，高高的土墙，两扇门由于长时间被泥浆和瓦砾阻塞而不能关闭。门脸残留的几处水泥层表明这幢房子曾经是粉红色的，凸出的窗子和晒台已被虫蛀坏。我强鼓着勇气走进去。因为拉拉·阿玛的家里总是井井有条，干净漂亮，所以，我以为所有的人家都是一样的，

可这个小客栈真是个大杂烩，里面乱糟糟的，有人在雨厦下或是在小洋槐下打盹儿，尚未燃尽的几个火炉也摆放在那里，还有山羊、小狗及正在玩耍的小孩子们，老母鸡在几处垃圾堆上刨来刨去。四周围的墙根处存放着流动商贩兜售的各种小玩艺儿。因为怕丢，他们就睡在上面。我不懂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，也不懂旅馆是怎么一回事。白花花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我寻着阴凉在院子里慢慢地往前挪着步，不知该朝哪里走。这时，楼上有人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问话的人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她身着墨绿色长裙，嘴里叼着烟，倚在栏杆上瞧着我。我说要找亚米拉太太，她便示意我上楼：“上来吧，前面有楼梯。”她看我没懂，便大声道：“在那儿等着我。”

她带我穿过一个昏暗的大厅，里面满是小贩的商品和正在休息的人们。老人们在一张矮桌旁玩多米诺骨牌，身边还放着个大水烟筒。没有人注意到我。

楼上，阳光从已坏了的窗口射进来，走廊倒是蛮亮的。整个二层住的都是些奇怪的女人，有的年轻些，有的和左娅的年龄差不多或再大一些。每个人都面色滋润，浓妆艳抹。她们盘着腿席地坐在自己房门口吸着烟。升腾的烟雾从昏暗处飘散过来，在阳光下愈发显得活跃。

“我要找亚米拉太太。”

我已经上到了楼梯的最高处，一只脚迈进了走廊。此时此刻，要不是怕给拉拉·阿玛找不到医生，我早就跑回去了。现在，这些女人过来把我围住了，她们大声地说笑，空气中弥漫着烟雾，其味道令人作呕。

她们摸着我的头发，好像从未见过似的。其中一个年轻的，双手纤细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，动手用红头绳儿给我扎小辫儿，吓得我不敢动弹一下。

“瞧她多漂亮，简直像个公主。”

我不懂她们的话，思忖着这些浓妆艳抹，脖子上挂满珠宝的女人是否在拿我寻开心。她们说话很快，声音又很低，再由于我耳朵的关系，我不能完全听懂她们说的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亚米拉太太来了。我原想象亚米拉太太是一个又高又壮、面目可憎的接生婆。没想到她身材苗条，留着齐耳的短发，身着欧式服装。她拨开了周围的人群，好像看出了我耳朵有毛病，伏身贴着我耳边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奶奶要死了，你快去给她看看吧！”

她犹豫了一下。

“好吧，我管小孩子出生，也管老人死亡。我们走吧！”

她大步流星地走着，我紧跟在她后面。幸好她认识拉拉·阿玛的家，要不是她，我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家了。快到家时，我心情愈发紧张，我想象着在这段时间里拉拉·阿玛已经死了，我马上会听到左娅的嚎啕声。但拉拉·阿玛没有死，她还活着。她又坐在了平时的那把椅子上，两腿耷在前面的椅子上，被磕破的太阳穴处还有干了的血迹。

拉拉·阿玛看到我时眼睛一亮，身子仍然有些颤抖。她使劲抓着我想要说什么，但又说不出来。我不知道原来拉拉·阿玛那样爱我，我一下子哭了出来。

“奶奶您别动，我去给您泡您喜欢喝的茶。”

这时，我想起了站在门口的亚米拉太太。既然现在拉拉·阿玛不会死去，也就不再需要她了，拉拉·阿玛平时最不喜欢外人进她的家。于是我说：“拉拉·阿玛现在好些了，不需要您了。”我把亚米拉太太送到大门口，用迪拉姆^①付给她出诊费，她拒绝了，并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最好还是请个医生来给她瞧瞧，她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破裂才摔倒的。”

“她还能够说话吗？”

“不会再恢复到以前那样了。如果有一天她再摔倒，就永远都不会起来了。你一定要陪着她，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。”

她说完又用阿拉伯语重复一遍，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过了些时候，左娅回来了。我没对她说亚米拉太太来过的事。如果她知道我找来的是一个客栈的接生婆，她会抽我耳光的。于是，我撒谎说：“大夫说她就会好的，他下星期再来。”

“药呢？大夫给的药呢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医生说病不严重，过几天，她就能恢复的。”

左娅贴在老太太耳边，扯着嗓子喊，好像在对一个聋子说话似的：“妈，你听见了吗？医生说你就会好的。”

拉拉·阿玛几个月来一直不理睬左娅，可左娅并没有意识到。她走后，我扶着拉拉·阿玛走到她的床边。这时

^① 原文为 dirham，摩洛哥货币。

我发现她走路很怪，像画眉鸟一样一颠一颠的。她的目光清澈，透着忧郁和茫然。

突然，我害怕起来。直到这会儿，我还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拉拉·阿玛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。我一直呆在这幢房子里，四面有高墙，有蓝色的大门作保护，只有在晒衣服的时候才会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，这使我没有考虑过会有什么灾难降临。

我仔细地打量着我的女主人，她的脸部浮肿，两只眼睛只剩两道缝儿，稀疏的头发全白了。

“奶奶，奶奶，您不会抛下我吧？”说着，我泪如泉涌。“奶奶，您不会抛下我一个人不管的，对不对？”拉拉·阿玛的眼皮和嘴唇微微地颤动，我明白她听懂了我的话。我让她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奶奶，让我来照顾您吧，我不让任何人靠近您，包括左娅。我给您泡茶，喂饭。我去给您买面包和蔬菜。现在，我不再怕出门了，我们不再需要左娅了。”

我这样说着，眼泪却止不住一个劲儿地流，对我来说这还是平生第一次，我从来没有为一点小事哭泣过，即使在左娅使劲拧我掐我的时候。

拉拉·阿玛不但没见好，反而日复一日地坏下去。现在，她汤水不进了。我试图给她喂些茶，水却从嘴角流出来，把衣服都弄湿了。她皮肤干枯，嘴唇干裂，大、小便失禁。她原先是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！我给她不断地换洗，我不愿让左娅和阿培尔看到她这副样子，否则拉拉·阿玛肯定会感到特别不自在的，因为，她的意识依然清醒。